

德業  
清正

兩浙名賢錄

十七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三目次

德業

明二

巡撫都御史李文舉

禮部右侍郎謝鳴治

貴州布政使周文濟

刑部尚書閔朝瑛

蘇州太守向中美

陝西鹽運使倪廷瞻



廣東按察司副使劉公琦瑋

工部尚書陳希冉雍

河南右布政使陸克深淵之

山西按察副使吳世安道寧

河南右布政使蔡潮

廣東按察司僉事金達卿達

父澤附

福建右布政使吳德翼昂

工部右侍郎江景熙曉

光祿寺正卿陳子文煥

吉安府知府朱君佐諫

廣東按察司副使施聘之儒

刑部右侍郎顧德伸遂

都督僉事陸鶴齡松

右僉都御史陳崇之世良

工部左侍郎沈以安節甫

工部主事戴時化鰲

工部右侍郎嚴應階時泰

工部侍郎方庶

弟矩秋附



太僕寺少卿馮鳴陽應鳳

廣東按察司副使許子峻嶽

太平府知府吳望魯一儒

江西按察司副使吳宗乾源

吏部侍郎陶虞臣大臨貞

禮部尚書孫志高陞

工部尚書潘時良季馴

刑部主事陸元晉杲孫基誠附

山東左叅政馮元卿敏功子伯禮附

高郵州判官姚景暘旭

大理寺左少卿商尚德為正

太醫院使朱宗魯儒

湖廣布政司叅政王宗魯泮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閱

德業

明二 共三十八人

巡撫都御史李文舉昂

李昂字文舉仁和人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年出知青

州先是政弊民携逃亡接踵昂至問疾苦首劾賊吏置

於法暨諸積蠹一切芟夷殆盡量貧富均徭後募民闢

德業

光緒



田而緩其課。入不能償者，官代之輸。值歲大飢，昂捐帑分糴。復愀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歲輸助之。繼勸富民粟爲粥，以飼餓者。全活甚衆。旣而法吏以不請論，昂歎曰：民旣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上下部議，詔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尤慮飢饉，後民不能畊，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惇嫠無告者，闢廬棲之。時給服食，問吊藥槩。建漏澤園於關北，俾道殣者託瘞焉。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輻湊，博典一邑，至占三千餘戶。父老歎曰：不圖今日

復見富公也。尋參閩省政，歷藩山東、河南，擢都御史。巡撫江右時，信豐、安遠、武平、上杭等處劇賊陽九隆等倡亂，昂奉命統兵討之。先聲所加，民夷讐服。境寓悉平，兩廣狼狽夷叛，江右湖湘閩浙羣盜乘間竊發。事下廷議，衆共推昂，乃命建節率諸道兵往討。併制六藩，昂親統大衆深入賊巢，斬獲以萬計，散處諸脅從於襄漢境上。得賞死者八千餘人。捷聞，賜手勅褒之。改督漕運，創開康濟等河，濬安平、黃河諸源，未幾卒。勅賜祭葬，蔭其二子。昂長材遠略，所至輒多德政。始於一郡，終及六省。



德業 卷之三十三 二  
兩淮而救荒之政青民迄今頌之以比富鄭公云。

禮部右侍郎謝鳴治鐸

謝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舉天順甲申進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成，進侍講。謝病居數年，弘治初召修憲廟實錄，乃起供職。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請別祀叔梁紇。曾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皆不果行。尋致政歸，以薦擢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顧役，餘悉籍爲公用。諸生有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先是國學自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常費。鐸乃盡籍貯於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修治圯廢之需。至今行之。修歷代通鑑纂要，命爲潤色。官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韙之。上疏引疾，給驛以行。正德庚午卒。特贈禮部尚書，謚文肅。鐸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少從從父學，師事終身。其父贈君嘗捐祭田三十畝，鐸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及供。



家塾間以葬族之貧者。修宗譜。構墓廬。爲合族計。媯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恒第。蔬食水飲而已。爲詩精鍊不苟。力追作者。文尚理致。謹體裁。考訂評騭。多前人所未發。所著有續真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伊洛遺音。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諫錄。蠲忱稿。歸夷雜詠。總山集。祭禮儀注若干卷。

貴州布政使周文濟津

周津字文濟。慈谿人。登成化甲辰進士。楊學士守陳。一

見奇之。曰。此濟世才也。授行人。時北虜臨邊。假貢獻以覘我虛實。廷議推津往諭之。虜見津風神皎然。詞義峻整。齧指羅拜而去。轉南京河南道御史。監龍江瓦屑二權務。中貴百計啖之。不可得。守備巨璫蔣琮欲求一見。無由致之。一日治具蕭寺。托津同僚相邀。津及門始知。卽策馬返。出知九江。寬徭薄賦。洗冤澤物。汲汲如不遑。在郡九月。巡按御史周進隆以瑞州盜起。劾質縣令。奏津改任。郡民赴闕乞留。不許。津行。老稚攀送。哭聲震野。抵瑞。卽疏捐逋賦。與民更始。而賊首王武感津德化。誨



罪自新擒其黨劉洪等以獻一州遂平無何逆瑾用事惡津不附已二次罰米輸邊共八百石計無所出瑞民爭先代輸津令家人歸鬻產以償轉江西左叅政歷陞雲南右布政時土官那代兇殘嗜殺白骨以澤量津爲鎮巡畫策卽擒以伏辜滇溢爲患隨濬隨塞蓋源廣末狹勢所必至鎮巡屬津治之津謂必鑿漢廠諸塾始保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而鑿之開子河以殺其勢滇遂永利至今未幾疾作忽有紅光自天墜於庭俄頃卒

刑部尚書閔朝瑛珪

閔珪字朝英烏程人天順甲申登進士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成化六年擢江西按察副使已而改廣東進按察使庾嶺介南雍南安間三境爭田不決珪方會勘衆忽嘯呼爲變人勸珪少避珪不動徐爲處決令下三境胥悅各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爲亂珪出諭以大義貫其逋負遂安堵如故時江西南贛盜起擢珪都御史巡撫其地至則具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請連坐之仍革豪右橫取之弊京宦由是多不悅賄通嬖倖李孜省譖珪不勝其任遂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召復都察



院都御史巡撫畿甸尋進刑部侍郎四年以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番萬諸徭獍相繼爲亂督其下討平之其討古田也都督馬俊及叅政馬鉉敗死時以致敗自俊等珪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珪謂罪自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珪又歸功於下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太保遷刑部尚書珪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刑無冤濫遼東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於獄孝宗大怒欲置一

貫重辟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上怒不解珪力爭曰法如是足也一貫罪止貶官宜撫逮妖人李道明蔓延數百人巡撫者欲張大以爲功珪讞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逆瑾用事遂請老卒年八十有二

蘄州太守向中美錦

向錦字中美慈谿人舉進士除東流令從容不見設施而民以安裕御史以循吏薦擢鳳陽同知值歲大侵侍郎王瓊承命賑濟按籍給散惟土箸者得食流民多殍



死。錦閔之。白於瓊。爲計。口給食數萬人。無一譁者。瓊特疏薦之。陞南禮曹。出知蘆州府。安南夷黎飯。因國亂脅居民百餘。越屯蘆界中。欽州以獲寇。申御史。御史方偉其功。夷皆論死。錦審之。皆携老幼提篋筐籃縷。無一兵仗力爭於御史。以爲夷人越界罪止。首惡餘宜遣還。御史怒。以受賂失出奏。其後事雖得白。而錦竟免歸。合浦產珍珠。採取費鉅萬。錦一無所私。歸橐蕭然。馮轉運志迎勞之。曰。若子者。真蘆州守也。以所居讓二弟。得葑田築室其上。籬落不捍風雨。夷然安之。錦博學強記。爲詩

逼盛唐。有寓蘆集。左氏咏。和梅百咏。竹坡稿。

陝西鹽運使倪廷瞻頤

倪頤。字廷瞻。海鹽人。天順丁丑進士。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治泉山東。改兵部武選司。調兵陝西。俱有聲。用大臣薦。超擢懷慶府知府。懷慶財賦累年多逋負。而境內盜賊滋蔓。自蒞政後。逋賦悉完。盜賊屏息。歲適飢。賑貸有法。民無流徙。以禮法啟治。藩府軍校妨民者。皆斂戢。有造飛語誣頤。下西廠窮訊。一無驗。事解。名益彰。內外臺交章薦之。遷河東陝西鹽運使。吏部尚書尹旻語之曰。



河東重地知君廉慎老成暫借一行耳願留妻侍母獨  
携一子之官盡去塩池宿滂利澤大盈鈇趾之法懸而  
不用未幾解任歸居家孝友天至居親喪廬墓有白鵲  
來巢

廣東按察副使劉公奇瑞

劉瑋字公奇海塩人成化甲辰進士授行人選御史奉  
勅督兩淮塩政兼治河道瑋執法嚴所司有阻壞塩法  
者奏擬戍邊遂著爲令時兩浙山東水旱疏請賑以塩  
筭餘銀全活者甚衆高郵湖風濤不測時時壞運船及  
客舟歲不下以千計於是築堤四十里沿堤別爲裏河  
通漕運名康濟河至今賴之免覆溺之患按廣西大去  
賊吏擢廣東按察副使聲績益懋正德初請老卒年六  
十九瑋孝友廉靖恭恪端嚴終日危坐望如泥塑人論  
者方之叔泰俊爽不及而重厚過之

工部尚書陳希冉雍

陳雍字希冉餘姚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  
部法比詳練尚書白昂倚重之遷湖廣僉事分巡荆南  
監利大盜黎彥斌父子五人出沒蘆坡中聚衆至百餘



雍擒其四子，彥斌遂出就獄。壽王之國保寧，道由荆南，宜都知縣歛民千金餽王，雍捕治，知縣而責金，還民中官欲暫駐夷陵，畏雍卽急去。正德初，歷遷山西右叅議，晉副使，時奄瑾擅政，厚望諸司以貨，雍獨不與通。瑾有異父女弟，談適布政孫逢吉生子聰，官兵部司務，狡猾多智，瑾倚爲謀主，凡僞作詔令，多出其手，自謂力能生死人，氣張甚，大臣莫不柔色下之。四方餽遺相望於道，聰，渾源州人也，雍初補山西時，以省帥故，盛供具邀雍飲，雍託疾不赴，履任後，又不以書謝，聰大憾之，造爲蜚語聞瑾，將中以奇禍。會瑾敗，得已，聰亦坐誅，詔下山西籍其家，雍奉法以治，株連一無所逮。遷廣東按察使，少傅梁儲家在南海，子次攄驕橫殺人，兩臺交章發其事，并及儲，或稍爲調護，輒中白簡，詔遣官覈之，皆顧望莫敢斷。雍檢故牘，嘗當次攄謀殺人，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而殺人時，次攄已赴京，里狀月日明白，因歎曰：可避言而故重坐乎？卽如前擬奏，上得允，聞者服其公。廣州有鴨步稅，供制府犒士雜用，畜鴨者動以數萬計，縱之蹂踐禾稿，莫敢問，問者輒被罪。雍革其稅，并取鴨步志。



焚之民賴以安。遷河南右布政。轉貴州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值歲飢。爲請太和祠稅。周給之。衛卒爲暴於均州。有司捕治。聚衆逆拒。雍移文詰責。卽共縛賊魁鄧璽等首服。一州以寧。乞休。不允。會乾清坤寧宮災。詔湖廣四川貴州三省採大木。擢雍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領其事。雍上疏乞休。并言採木之害。大略言採木不費金。致木費金。致木之費不苦。雇直苦。侵漁。今請以兩法行之。中材仍故事。募商自致。巨材官採。之以庸法。徵金募願往者。謹給直寧。飽後夫毋飽。宿滑。詔勉留雍。卽下部議。如雍策。雍徧歷三省鑿山通道。沐霧露。披榛莽。至險。互處捨車。援藤葛。行度高下。遠近以程。功力見役者。必溫語慰勞之。衆大悅。咸勸於事。三年。巨木至京師者數萬。而民不言疲。宮成。賜白金彩幣。蔭一子入監讀書。尋擢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歸家居十餘年。年九十。所司以例請。賜羊酒存問。雍厚重簡默。傲歷中外四十年。卒。以恩禮終。

河南右布政陸克深淵之

陸淵之字克深。上虞人。成化中。進士。授禮部主事。尚書



陳文卒謚莊敏不協輿論乃引司馬光論夏竦事劾之時多其直未幾出知敘州府歲大侵發粟數萬斛以賑郡多淫祠悉毀之以祀前代之賢者諭民當孝享其先不宜崇惑靡費暇則進諸生講明理道興起者甚衆寬徭省訟四境大治卽白羅夷民亦帖然向化敘人至今俎豆之後叅政河南進右布政使卒於官同寅檢其篋笥僅餘俸金二觔耳淵之篤行好學詩文有古意書善行草居喪不出戶限家無宿儲或干以非義堅拒不納部使者移檄爲建坊亦固辭之其狷介如此

吳道寧字世安先爲溫州之潭頭人

國初以閩左徙實

南京父維成化初官溫縣教諭嘗夢於黃河中流蓋樓因曰吾當於河內起家遂占籍河內而道寧果以禮經魁河南丁酉鄉試戊戌登進士第授鹽山縣知縣迎教諭公就養雞鳴束帶先侍教諭公七箸而後出坐堂皇公退復束帶侍立杖履間不命之退不退也教諭公復時時訓之曰爾知事父以孝抑知愛民以慈乎羅一邑之惟以奉一人是謂志養非升斗之爲是沾沾也道寧



奉教故悉心拊循而百姓感戴過於父母考最召拜監  
察御史巡鹽河東先是河內民奏開廣濟渠不果及道  
寧勘鹽引十萬應否克給河南官軍俸糧者道寧曰俸  
糧一省利廣濟渠一府利均爲國家至計吾將兩成之  
達諸河南兩臺檄下所司重舉如雲渠成如雨溉田數  
十萬頃巡按真定四府墨吏望風解綬去時開州有巨  
寇魚肉一方交結權姦莫敢誰問道寧設法捕獲戮諸  
市曹人心大快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整飭雁門等三關  
兵備創築寧武新城及沿邊堡寨俱募軍克實武備一  
新邊人至今賴之未幾以微疾乞骸骨歸時廣濟渠通  
塞不常道寧因遡流窮源相度地勢直至五龍口歎曰  
使渠由此而行數世之利也今未二十年而塞蓋創始  
者失地利耳遂白諸當道達廣濟舊渠三四里許別開  
利人渠五年而後成水利至今賴之濟水初遶府城東  
流入河道寧因行渠見其南流曰此古蹟也豈可與今  
利而忘古利哉復修架橋六座新流從上濟流自下二  
利竝行而不停優游林下三十餘年無疾端坐而逝年  
八十有九臨終不及已事第謂諸子曰汝等不須憂貧



但教子孫讀書做好人耳當時以爲格言

河南右布政使蔡潮

蔡潮字

臨海人弱冠業詩更業春秋浩博精詣於

書無所不窺弘治乙丑舉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慷慨敢言中外想望風采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奉璽書督學湖湘轉貴州又叅議貴西南荒徼蠻獠叢叢兵革相尋時清平苗寇據香爐山以叛勢搖全省潮毅然躬鎮其地扼吭擣虛竟底蕩平自鎮至省城七十里而遙重岡複嶺崎嶇險絕旅行者歷數舍無所息

肩乃爲之十里一亭翼然相望迄今庇其蔭不衰尋轉福建右叅政奉勅督理糧儲悉心擘畫軍儲給而民不勞泉漳二郡樹大事碑以表其功他如萬里林鹽田谿飛鸞嶺諸地昔皆魑魅魍魎之窟潮胥相其險隘輒爲梁涂蔽以亭宇一旦芟薙爲康逵秩滿轉河南右布政使道出建陽時朝天橋燬於火民以舟渡多沉溺公私爲病聞潮過號泣遮留願復橋以濟潮惻然弭節驛庭解衣爲倡聞者爭助之卽日掄工授成筭視舊有加落成而後去人擬之端明萬安云及蒞汴凡注厝悉務



寬平與民相休息。兩河當四通八達之區。盜賊充斥。下令郡縣。道周悉植榆柳。縱橫各以行列。賊騎卒難於出沒。而百姓亦賴其薪蒸。未幾具疏乞休。五上始得允。既歸。徜徉山水。淘寫吟咏。適然樂以終日。不事家人產。而賑貧周急。則終身無倦色。凡有便於人者。必盡心力爲之。而後已。自筮仕。以至蓋棺。四十餘年。如一日也。卒年八十有三。潮性孝友。好讀書。未嘗一日釋卷。爲詩文肆筆而成。求者靡弗應。短章片簡。率寓箴誡。不爲無益語。所著編次名言二卷。判義六卷。對偶菁華一卷。藏於家。

廣東按察僉事金達卿達

父澤附

金達字達卿。其先鄞人也。曾祖真。以閩右徙實京師。遂占籍上元。父澤累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達幼承家學。以尚書舉。弘治丙辰進士。除陽信縣知縣。以豈弟稱。三載考最。擢太僕寺丞。改禮部主客。進祠祭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大帽山賊累年爲患。達率兵徃征。一戰而擒其渠魁林貴等。斬首千八百級。且畫善後便宜數十事。四境迄安堵。千里之內無赭衣。當路以爲材。方嚮大用。而達念都憲老。遂乞身歸。日侍左右。竭盡色養。



之誠都憲安之忘其老及卒旦夕啼泣如嬰兒達爲人  
魁梧倣儻有材略平生見人之乏必周之遇人之厄必  
拯之設有不及如痼瘵在身其令信陽也前令負官鑑  
妻子久繫幾庾死達立爲償之復厚贈而歸其孥一時  
翕然稱爲長者以爲宜登年載福以食其報而僅得中  
壽以死說者每致疑於天道云

福建右布政吳德翼昂

吳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聞海寧祝  
先生萃者解官授徒四方學者多從之乃短褐草鞋從

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里投贄進謁祝先生一見器之  
昂荷知己感激奮發鏤心鉛槧業大就弘治乙丑舉進  
士授宣城縣知縣宣城人弗善耕織昂教之耕織不三  
年而民無凍餒者更新建新建則寧庶人宸濠所居也  
方宸濠未敗時坐擁王號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  
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宸濠大譁曰新  
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昂獨以爲民幸有激  
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吾有疑於此民之  
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此民非有反於大王也愚者徇



財以忘生、惜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理法散、非可以威  
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諭以禍福、諸父老皆頓首  
謝、應時解散、而宸濠獨懇懇然、謂昂偏袒新建人也。已  
而歲大飢、公私無備、民大困、昂立抽補法以賑、而全活  
者幾數十萬人。尋轉南刑部主事、以忤司寇乞歸。起南  
兵部武選司主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福寧有訟妻殺  
夫者、昂疑其獄、禱於神、夢一小兒據其腹、昂曰、殺此夫  
者必杜福子也。踪跡之、果有杜福子、與其夫賈殺而攘  
其貲、捕之一鞫輒服、妻得不死。閩人以為神、超陞福建  
叅政。晉右布政使、三疏始得休。既歸、不復從章縫游、或  
扁舟或徒走、混迹漁樵間、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晚  
年尤究心鄉曲利害、歲飢數為請賑、海隄為患、特疏於  
朝、得專勅水利憲臣經理。迄今賴其保障、昂向所從受  
業、祝先生者死、昂奔赴喪次、寢苦枕塊、擗踊號哭如子  
喪。父說者謂今人古道、復於昂見之、不啻空谷足音云。

工部右侍郎江景熙曉

江曉字景熙、文昭公瀾之子也。舉正德戊辰進士、主考  
王文恪高其才、以為宜在詞林。曉以文昭公在南京乞



便定省授南兵部主事改武選考滿轉職方司員外郎時虜入白洋口設謀防禦曉功居多虜退賜彩幣一襲陞車駕司郎中時武廟巡游無度傳旨啟關無間晝夜曉日宿於公凡違例者悉不與仍定例則條奏著爲令調吏部稽勲司郎中同僚多飭威儀而曉坦夷率性惟持正秉公留心人才臧否每冢宰咨及必直言會有候選百餘人咸稱稽勲公而怨考功私而刻冢宰深然之由是爲同僚所忌無何而考功忌者轉文選郎中遂出曉爲山東布政司右叅政士論甚不平曉欣然就道惟以盡職爲念每出行部卷筭必露檢而後入自傳食之外一介不受歲歉議奏免民租仍加賑濟又嚴追侵匿錢穀數十萬故糧不愆期而民不告勞陞山西右布政使值歲大侵太原平陽民多轉徙曉極力安輯賑濟全活者以萬計時曉聲望日隆然孤介自守頗不悅於當道歷三年始遷應天府府尹憂歸復起尹應天歲大旱蝗不遺種乃發長平倉暨屬邑預備倉穀數萬石分賑之全活亦數十萬人晉工部右侍郎大工方興奉勅督理帑藏常不給部議加派各省曉曰濫費孰若節用



之爲寬民也。今夫匠冗食而物價低昂不同，徒爲勢要奸商之資耳。乃諭司屬簡其人平其價，量工稱餼，盡裁內官監所估，且防檢嚴肅，乾沒者束手，諸工畢舉而國用不耗時。肅皇帝將巡承天命，內官監沿途搭蓋行宮，令曉先往巡視督理。旣陛辭出京，已復有欽改駐蹕程次，增寫慶都新樂栢鄉磁州湯陰五處。禮部尚未刊布，先馳吏報曉，曉隨照新定程次行，撫按陸珂胡守中速辨以湏駐蹕，已則兼程詣諸州縣督有司晝夜促治，事皆有緒而守中弗知也。恐緩不及事，乃先圖委罪於曉，逮詔獄奪職爲民。曉念家屬復微服間道之京，沿途士民相訝曰：是前日巡視公也。爭具有輿送之，蓋曉之奉命而南也。恐扈駕者衆有司供億不支，自備乾糗所過止受廩米三升，故民感激若此。曉旣歸，角巾野服闔戶省愆，無何而胡守中以罪弃市，士林稱快。自曉被誣臺諫多不平，然讒人在位未敢顯言，自是累疏交薦無虛歲。而曉竟以微疾卒。卒十三年，穆宗改元，用臺諫言，贈尚書祭葬，悉如制。曉束髮登朝，敷歷中外，所至功見言信，而文學政事，巋然爲士林所推。天性孝友，事父



母生養沒哀情逾於禮兄曙弟暉卒無嗣俱悉力襄事教其繼子延承已廢白首怡怡無間言聲色貨利一無所染惟玩索經籍考覽本朝文獻鄉郡沿革與夫稗官野史地理醫方罔不旁搜以此自老所著有瑞石稿十卷歸田錄十卷春秋補傳十五卷傳於家

光祿寺卿陳子文煥

陳煥字子文餘姚人以進士歷官工部主事改南京刑部員外郎歷禮部儀制郎中陞廣西右叅議雲南提學副使湖廣右叅政江西按察使晉布政使入爲光祿寺卿致仕煥天性淳厚居官以仁恕爲心至義所不可不爲苟同當在淮時武宗南幸巨閹悍將從所過大索賂莫敢違者煥曰禍福命也何以賂爲弗賂亦不及於禍在廣右分守柳州猺獞出沒爲患叅將沈希儀領兵界上欲誅之煥謂之曰猺不可盡雖兵之亦不能止其患不如以恩信撫諭之遂與希儀入其境召諸酋長更爲約不犯則賞之諸酋長大悅聽約束終其任不敢犯柳州滇南土習與中土異煥教之切切惟安貧執義以廉節爲先率之自躬士由是嚮方肅皇帝之駕幸承



天也。所過有司，或坐供帳，不具得譴。湖廣撫臣以奉迎事，檄煥煥條其巨細，罔不飭備。一時以爲能。遂簡督修顯陵，殫力程工，務極壯固。稱上旨告成，詔進一階，有金幣之賜。一日渡漢江，大風雨，舟幾覆，衆擁煥泣，煥神色不動，指顧舟人分拯溺者，活數十人。竟以無虞。任江西，獨四年安和，寬簡官民便之。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恃力與有司抗，乃逮至庭下，察之，懵人也。貸其死，笞之。卒改行爲良民。所行每若是。光祿典內府諸膳，篋中貴率濫額以需，煥披籍應之，中貴頗不便，因構語中傷之。煥遂稱老，乞致仕歸。煥之所履，兩逢大狩，一治顯陵。他人或惴惴慮不免，而煥皆因之以有譽。名柳夷之畫，宣恩以樹威，漢江之危急，人而忘已。吉豪之獄，捐文以得情，蓋仁厚性成，而智足以行之者也。卒年七十三。

吉安府知府朱君佐諫

朱諫，字君佐，溫之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初知歙縣，以幹治稱，艱去。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以彊項失上官意。又次始遷，知武定州。復以事忤，巨璫走，愬逆瑾。瑾怒，將中以奇禍。聞者胥爲諫，恐而諫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



數也。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遷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郎中時，贛州大帽山賊延袤閩廣數千里，中多谿谷，賊憑要害，時出爲民害。朝議僉曰：非朱武選莫可治。贛者，遂知贛州府。蒞任無十日，卽舉兵壓賊境，下令曰：能捕賊者，卽以所得賊貲賞之。官無所與人，懷利競赴敵，殲其魁，俘黨惡數千百人。諫度其窘，遣使招徠之，俱倒戈降。因散置於安遠、龍南諸處，給之牛糧，俾耕以自食。賊感激，遂爲良民。以功，移知吉安。吉安巨鎮，素稱難治。又豪惡數家，倚宸濠爲虎狼，前後二千石皆憚濠，置不問。諫憤然曰：守何爲者而能坐視鼠輩橫若此也。且王府何爲，悉械繫之。按如法。時濠叛謀寢成，諫計卒難告變，則儲餉募兵浚湟，修垣人莫測其故。會丁內艱歸。歸二年而濠果叛。御史王守仁旣稔知諫所爲，至是謀討濠。曰：吉安朱守之所預備者也。舍是安所圖功乎。乃趨吉發兵，卒擒濠。守仁嘗移書歸功諫，諫頻感曰：宗室負恩，古今大惡。不幸而吾慮中朝廷，方流涕行誅，敢以爲功耶。服除當遷，自以仕途寡諧，遂謝事不出。時年五十有四。諫孝友純篤，處三黨悉有恩，自奉儉約，少有餘積。



輒施以利人。嘗見芳林嶺峻險，人苦負挽，卽於海濱平  
 衍處，甃路餘三十里行旅，以為便。東山渡，當鄞台甌括  
 之衝，水駛而深，渡而溺死者，歲不下數十人。諫造巨舟，  
 移渡山內，自是民不虞水死。平居手不釋書，究心經典，  
 其令豐城也，蔡虛齋督學江西，與論諸經及河圖洛書  
 之旨，至夜分，握其手曰：吾始見君，製作謂為詞家，繼見  
 政事，謂為能吏，乃今而知君理學中人，也。其為世儒所  
 推許如此。所著有學庸圖說、李白詩註、宋史辯疑、詩評、  
 雁山江心二志。

廣東按察副使施聘之儒

施儒，字聘之，歸安人。以尚書舉浙江丁卯鄉試，明年上  
 春宮，時逆瑾擅權，播弄人事，號正直者多遭斥逐，編戍  
 之禍，乃託疾歸。教授吳門，瑾誅之，明年為正德辛未，入  
 奉廷對，賜進士出身，拜監察御史，出巡山海關，改巡應  
 天，會有都城門卒故出入權貴，法當遣戍，權貴請之，不  
 聽。反論奏，儒有旨逮治，下詔獄，羅織備至，竟無他左  
 驗，以微罪奪職。肅皇帝入嗣，大統詔起廣東按察司  
 僉事，兵備潮惠間，潮惠故盜藪，擁眾多者至數千人，沿



山結寨互爲聲勢官府不能禁多招撫曾無何復劫掠如故以爲事體不宜輕動幸毋爲大耳儒至部勒狼目漢達官軍密授方略分道進勦直抵龍川山悉平之明年平新田寇又明年平姚子園寇皆斬獲二千級以上遂請設惠來大埔二縣賊於是無所逃遁今潮惠之間民得老老長幼不聞徵發不事金革者儒之功也擢福建叅議業行矣當路者請量加儒憲職俾得終事潮惠間而儒亦曰我思用廣人比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如故先是惡少航海者持鴿鳥之東夷得

二十金卽訛言番嗜鴿可射利革百爲羣奔走乾沒有以資產易一鴿契成揖讓與之不色吝者郡廢耕織鴛鴿若狂儒卽斥言此鳥妖也不可長特嚴禁捕庶首事數十人置之法閱數月而後定有陳給事者與儒同年居鄉橫甚爲怨家訟之朝行廣東覆按儒直怨家而論陳給事如法失權貴意遂落職歸居數年與湖守劉天其商湖中稅輕重不相準以故民多逋負日以流移而吏課殿劉毅然以均稅請於朝得如議行今所謂惠湖大計一書信大計也已又請割烏鎮地立爲縣雖不得



行竟得設通判一員專制其土。至今盜徒盜賊有所彈壓而不至大爲奸宄者，儒之議爲之倡也。其施德於地方，非淺鮮矣。所著有學庸臆說等稿，藏於家。

刑部右侍郎顧德伸遂

顧遂字德伸，餘姚人。正德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毅皇帝將南巡，伏闕疏諫，廷杖幾斃。世

宗登極，嘉其忠，陞俸一級。歷本司員外郎、郎中，出知惠州。值歲大歉，出金糴粟，遣官分道煮粥，以食餓者。復遺檄旁郡，約無遏糴。民賴全活者數百萬人。明年夏，復亢旱，遂竭誠禱之，雨隨注。民爲建喜雨亭，以志德。治旁民居火作，烈甚，遂匍匐拜之火，尋滅。治惠五年，法嚴政平，民戴若父母。遷廣西副使，兵備賓州等路。以父憂去服，除改福建副使，兼督海防。時議造戰艦禦賊，遂謂濱海居民處舟若家，寄跡於商乘間爲盜計，莫如籍海舟於官，以便稽覈。卽以巡捕事付之，省費數十萬。至今以爲利。遷廣西右叅政，分守思恩方土。目爲亂勢，頗披猖。遂親督行陣，斬獲酋首，餘寇鳥散。遂曰：使賊畏我而退，不若悅我而服也。乃單騎之界上，招其餘黨，諭以利害，昭



示恩信。皆俯首聽約束。以功遷貴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督修顯陵事竣。三錫金幣。晉右都御史。巡撫遼東。坐累左遷。山東叅政。再遷廣東右布政使。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江右閩廣等處軍務。晉南京刑部右侍郎。掌部事務。以伸冤戢暴爲心。有監生朱環誣坐殺人罪。久不白。遂庶得其實。奮筆釋之。百戶劉羽兇暴狡黠。殘賊善類。且交通樞右。爲城社衆莫敢誰何。遂按擒之。卽日斃之。獄至今人猶以爲快。會太夫人卒。聞訃奔還。哀毀成疾。竟不起。年六十有六。遂資敏質厚。平生未嘗輕毀譽人。敦倫尚義。日不暇給。撫仲弟孤如已子。姪庶幼失恃。歲携之官。教育有成。魁乙未會試。族黨閭里無不稱爲長者云。

都督僉事陸鶴齡松

陸松字鶴齡。平湖人。父墀。以錦衣官從獻皇帝就國。故得事肅皇帝於藩邸。及肅皇帝之登極也。詔從龍諸舊臣。皆世其官。松以副千戶世襲。歷陞指揮使。典詔獄。松端毅重厚。平居無戲言。時大獄數起。而松用法平恕。以保全善類爲心。雖上意所欲嚴譴。松堅持之。



不爲動。縉紳多賴焉。御史馮恩聞松之卒，爲製服哭之。曰：今誰復持平如陸公者乎？其得士心如此。松性至忠，以時政得失爲憂喜。每治獄得救免，忠賢歸輒欣然。與妻孥對酒甚樂，有如其意卽默坐弗食。家人不敢問也。識者謂松憂時守正，有古大臣之風。官至都督僉事，卒贈都督同知。

右僉都御史陳崇之世良

陳世良字崇之，臨海人。以進士令樂安。樂安俗嚚，夙艱於理。良勞心殫思，恩以撫之，威以震之。民畏且懷，時迎母就養官舍。見良貌癯，勤勤憂形於色。及聞民樂其惠，士頌其廉，則解頤笑曰：吾無憂矣。及考績，適以內艱去。民越境攀號，依依不忍舍。服闋補南和治法，一如樂安。而益摩厲學官以興教化。一時士民烝烝向學，絃誦之聲達於四境。邑之小戶村田數百畝，地下每爲流澇所沒。良築隄障之，隄上雜植榆柳以固其基。數年鬱然，夏日行旅蔭其下，無病暍者。又鑿河渠三十餘里，引以溉田。遇澇則洩而歸之河，無所事糞而畝歲收一鍾。先時牧馬場歲收租銀一千五百緡，有奇。不問地之肥瘠而



槩徵之。小民告病，良請於朝，得旨。隨地量徵，減舊額十之五。措置預備倉糧，以數萬計。窮獨無所歸者，有養婚嫁，歛葬不能舉者，有助。由是逋逃復業者數百戶，而四方流民來歸者又千餘家。無不愛戴之。若父母。縉紳士大夫交口而頌者，無不色喜。良獨泫然曰：恨不令吾母見也。考最，召拜監察御史。時逆瑾干政，竄逐忠賢，良憤然抗言之，爲瑾所忌。尋遷南京大理寺丞。未幾，瑾中以事罰贖米三百餘石，衆皆吊之。良不爲動。瑾敗，首擢良大理卿，尋晉右僉都御史，兼管操江。憲度振肅，一時倚以爲重。適流賊猖獗，良悉心防禦，朝夕申明號令，刻期督戰。所至克捷，屢疏乞休，口不言功。及得請，卽飄然東歸。杜門却掃，日與賓舊徜徉湖山間。若將終身焉者。後以薦起，應天府尹。堅卧不應，卒於家。所著有青嶼稿若干卷，藏於家。

工部左侍郎沈以安節甫

沈節甫，初名之鏜，以字行。更字以安。烏程人。嘉靖己未進士。於時分宜在事，欲援之中秘，使人授指，不應。乃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曹務甚簡，日閉戶讀書。考覈本朝故



實。曾。有。疑。禮。無。不。取。衆。主。部。務。者。深。相。倚。注。高。新。鄭。雖。名。相。亦。引。重。顧。時。自。貴。倨。會。以。事。詰。責。主。政。甚。厲。節。曰。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輒。令。掾。史。以。故。事。白。且。曰。沈。郎。中。云。新。鄭。不。能。奪。也。而。時。多。玄。撰。猶。屬。節。具。草。且。曰。是。該。司。事。節。持。弗。具。會。又。有。旨。建。祠。禁。地。令。黃。冠。祝。釐。節。曰。茲。卧。榻。側。而。令。羽。人。闌。出。入。非。祖。宗。防。微。至。意。又。持。弗。建。新。鄭。義。不。能。難。而。具。以。此。失。上。旨。恚。甚。節。移。疾。避。之。歸。而。喪。其。母。服。未。除。卽。家。拜。光。祿。丞。踰。年。赴。召。則。新。鄭。以。首。揆。攝。冢。宰。益。貴。倨。諸。附。麗。者。益。踰。檢。押。復。移。疾。避。之。又。二。年。新。鄭。去。明。年。始。出。補。尚。寶。丞。則。江。陵。爲。政。於。時。多。用。鷲。猛。士。或。軟。熟。就。牢。籠。者。而。節。質。木。強。項。三。歲。始。量。移。本。司。少。卿。旋。轉。卿。於。南。蓋。自。爲。郎。秩。六。品。至。是。十。九。年。始。進。一。階。耳。無。何。而。奪。情。起。公。卿。臺。諫。同。聲。貢。諛。節。浩。然。歎。曰。三。綱。淪。矣。遂。上。書。封。公。願。長。乞。身。奉。林。壑。封。公。不。許。不。得。已。勉。之。南。都。或。基。之。曰。吾。曹。故。事。不。得。無。書。抵。政。府。節。吳。謝。不。從。江。陵。母。入。京。取。道。秣。陵。送。迎。領。都。邑。獨。節。一。人。不。出。竟。致。仕。歸。又。四。年。而。江。陵。卒。詔。起。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尋。擢。貳。奉。常。進。南。光。



祿卿復改卿太常有薦新疏謂國初本取諸畿內遠取非新且徒耗郵傳飽中人橐耳宜改派北不報已陞南大理卿刑部右侍郎無何召爲工部左侍郎署堂事獨念尚方非時宜索不可程首疏請止一切傳造不報自是輒數月一傳奉節輒持之上亦輒不報節乃引

祖訓一款凡內官內使傳旨各該衙門具本覆奏再得旨然後施行則覆奏而未得旨者其不可行明矣亦竟不報然節亦竟以此持不行五請而始得旨上竟爲

裁省諸奇巧難成者歲省費不貲浙比不登奏減織造

五之一歲運亦減三爲二兩運所寬率三歲省一而陰

爲德亦不貲適安樂工興抗疏請罷且言陛下亦宜平

性氣慎起居以防不測忠懇所發蓋腹心重臣難言之

者水衡錢大蠹在預支節庶其情不預給姦商大窘而

王蓋臣者其魁也猶挾貴近人居間不得且見法一給

事聽不審顧論節不宜重困蓋臣節恚曰吾以法杖一

骹法之商何至煩白簡遂直疏居間狀且言法不可撓

寧乞臣骸骨而預支端必不可開遂得旨如節言當是

時中外竦然服上神聖明察而節之守正不阿爲貴



近所憚因言者乃益著節於河渠講求最久往來問河  
所渟射分合瀦洩處甚悉一切隨宜修救俾無薄陵無  
梗漕弊畫曲中多苦心而廷臣紛紛上便宜節一意持  
審不欲妄爲國家興大役乃疏言近日河患在河身日  
高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爲祖陵憂高在鎮口則  
閘水不得出爲運道憂必有以治河身之高爲上策其  
次開腰舖使黃讓淮以安祖陵開韓家莊使洩閘水  
以保運道爲中策若其他妄更置者爲無策於是諸議  
盡寢獨韓莊竣後而漕艘安流分黃導淮而祖陵無

恙節嘗言人須辦得真爲國家之心毀譽恩怨不入於  
胷中而後可以論天下事故在司空年餘諤諤守功令  
上下無援而獨以身障狂瀾摩切黼宸關持人主左右  
雖幸聖明優容然亦艱貞以厲矣卒以父喪去居喪簡  
出足跡不窺城市終其身節清真澹素食不兼味衣不  
重帛動止尺寸森然擁書一室累歲月不厭朝章國典  
鉅細精研真有得於寧靜淡泊之旨自爲郎至符卿十  
九在告出亦多在南自勲卿至司空僅五年而乞身章  
至十五上每云吾官旦夕可去而後無負官使朝廷無



可輕之。大臣而朝廷重，其指可觀已。事封公履，未嘗有聲，語不露氣，謹候七箸，微不懌，卽徬徨無容身地。蓋老而猶若孺子然，其行於俗，有義田，有義學，有宗老會。燕年之七十以上者，所著由醇錄行於世，所集琬琰廣錄、西吳琬琰錄、紀錄彙編、古文類抄，并他疏議、碑記、雜詩、文若干卷，藏於家。節之沒也，赴吊者不遠千里。山陰王相公、南臯鄒公，至歎節古栢寒松，不可再見。太倉王相公常稱節朝市中，隱淪豪傑中。處子時論以爲允。

工部主事戴時化鰲

戴鰲，字時化，奉直公櫛之季子也。櫛有五子，伯鰲仲鰲，皆業儒，乃屬鰲治賈事。鰲入城，匿僧舍中，聚書而讀，過目輒不忘，日誦數千百言。比伯仲相繼舉進士，益振厲發憤，諸經史百家言無不研綜，爲文下筆滾滾無停思。蜚聲庠序中，乙酉舉於鄉，入南太學。乙未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治徐州洪，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獸踞小者戟列，時時破舟殺人，而內洪則紆迴滯澀，沙石壅闕，不可以舟。又堤岸善崩齧，而窪者大半。鰲至，則殫力經畫，琢其巉岩，碎其砉積，直其掩曲，抉其壅塞，以隄以



路延袤二十里許。舳艫上下如履平地。舉數十年積害。一旦夷之如決。灘徐故有義倉。業已圯。鰲輒修建。廨宇儲積粟麥。以備艱凶。適明年大侵。發粟得二十餘萬石。隣洪數千家。賴以全活。無一人轉徙者。餓莩盈野。召洪夫。與之粟而瘞之。數日而盡。逾月。四方大疫。而徐不染。則掩骼之力也。會父降生之辰。以不得親上壽觴為恨。亟請於當事者。求得謝事歸省。不許。輒涕下。為之不食。竟鬱鬱發病死。鰲事父極孝。而卒死於孝。識與不識皆哀之。平生好觀古書。墳典不去手。出為詩文。雄俊警拔。不作經人語。有少山集若干卷。藏於家。

工部右侍郎嚴應階時泰

嚴時泰字應階。漢子陵之裔。世為餘姚人。登正德辛未進士。授溧陽縣知縣。邑人張湛者。素兇悍。睚眦殺人。莫敢誰何。泰庶得其實。擒而置之法。召拜南道御史。以威畷例。改鎮江府同知。轉福建塩運司使。有浯州場者。與島夷相隣。恃鯨波之險。三十餘年。課賦不輸。莫敢徃徵。泰曰。為君之吏。奉君之事。豈可以風濤之故而自沮哉。遂揚帆抵場。旬餘。輸稅以萬計。陞雲南永昌府知府。永



昌爲新設，泰治之以不治，設學校，選民夷之後秀者，訓之以理義，而鋤其豪惡，莫不畏威懷德。有草木知名之謠，以功陞山東兵備副使。時水旱頻仍，民艱粒食，特疏奏，停起運，民稍甦息。又多方設法賑濟，充曹之民活者數十萬。壞接黃河，不時淤駛，泰經略有方，水患頓息。尋轉廣東叅政，以從征安南功，陞福建按察使。尋陞四川右布政使，未任轉左。時建九廟，採木於蜀，夙夜圖維，以副其用。白草番猖獗，平之以兵，尋以宗室屬籍，久絕部。爲題請，陞南京太僕寺卿。期月，轉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都蠻不靖，荼毒西土，稱王者十餘人，泰出奇兵，勦之，斬獲千餘人。渠魁授首，露布以聞，加俸二級。陞南京工部侍郎，引年歸。卒年七十有二。

工部侍郎方蕙

弟矩秋附

方蕙，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決郡獄如迎刃，以卓異徵。例得臺諫，蕙以言責非所任，力辭。乃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世廟有事齋宮，罷朝餘十年，所蕙時時率諸同舍，討朝儀而肄習之。同舍或諷蕙卽堯舜無所用，垂衣安事。綿蕞及庚戌



虜入。上猝臨朝。庶相。大宗伯上朝儀。循行無所失。大宗伯爲雲間徐文貞階心。獨多。庶會島夷數寇。吳雲間首被難。大宗伯言之太宰。則以庶出守雲間。庶至。亟築上海城。朝登陴而夕禦寇。寇無所逞。悉宵遁。復請停徵發寬田租。以甦民力。治最天下。陞廣西按察司副使。進廣東叅政。當是時。大宗伯業入政府。適江南撫臣當更置首推。穀故雲間守補之。上以爲然。遂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軍督儲如故。庶以兵荒代至。民將不堪。抗疏數千言。直陳民間疾苦。於時得減賦百餘萬。不啻出民溝中。中言者罷歸。穆宗改元。起南京大理寺卿。尋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請留徐州商稅。以佐河工。罷如臯屯兵。以蠲坐食。歲計減省踰萬。繫令爲常。轉南京工部侍郎。請老歸。日與仲弟少府矩。季弟典儀秋。左右杖履間。時討諸子姓而訓之。先禮義而次文藝。歲大侵。請縣出倉粟以賑。慮其不任。而中道殍。則又出私粟作糜餉之。松葛二溪。當巨浸之淫。啣堤梁悉圯。庶倡衆築堤。以備水溢。甃石梁數十丈。以便行者。閭里皆顧德。而化無何而病。自刻死。日先期命子城。糶衆藜。以傳四體。



囑家人勿哭，衣棺就枕而逝。時年七十。

太僕寺少卿馮鳴陽應鳳 父左亭附

馮應鳳字鳴陽，會稽人。生而警敏，有異質。父左亭奇愛之，曰：此兒類我，遂破產以資讀書。弱冠餼於庠，文日益有名，而家日以落。於是外資脰脯以佐養，而內益矜奮。於學，癸酉舉鄉試第八人，明年成進士，令永豐。永豐襟江遶湖，田時出，水下歲不得粒，食而得鮮，邑以故多貧民。鳳至，進父老於庭，問水所患苦狀，爲躬督版甬築長堤，以捍其流，皆成沃壤。民始不鮮食而得粒，曰：馮公食

我，遂以名其堤。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丁父艱，服闋補陝西。時沐國舍中兒豪奪民田，民洶洶，且羣不逞，以爲滇憂。乃以鳳行部，鳳素有威望，攬轡業已，氣奪。至則諭沐以舊制，卽檄治其奴，責之歸田，而薄其罰。巨鎮帖服，兵備副使李材以冒功蒙重辟，繫詔獄者六年，臺省交章救解，未得。會鳳按滇，庶得其狀，遂上疏申理，竟得釋。人謂鳳一言回天。然鳳不以徽德於李，李出亦不謁。當時以爲兩賢，洎按江右，適無歲，力爲百姓請命，兩兌得改折價，不騰踴，而民賴全活。其讞諸郡獄，必務平反。一



字不妄下。老吏皆咋舌謝不及事竣。巡視京營。疏請專司舉劾。稽將領汰老弱。卽卿寺莫敢撓其議者。營務爲之一新。故事大計羣吏。河南道董其事。時員缺。以鳳協理。精心咨訪。所薦察時出人意表。無何出理長蘆。離務時同郡何繼高爲運使。悉是其規畫。而心服其清。巨鑑某分理益課。耽耽若虎。見鳳輒歛手相戒。以故商竈蒙利而安。僉曰。天道有知。宜令馮公有子。因範金爲嬰兒。焚香虔祝。聞代去。無不泣下者。以累勞遷太僕寺少卿。方具疏乞歸。而疾作遽死。年六十有二。鳳性宏達。慷慨敢任。而尤篤於孝友。事父惟力是視。以永豐考。稱封公。父笑曰。今日養孰與庭晡多。鳳猶啖然。及卒。哀毀過禮。恤宗鄙之靡室家者。掩骼瘞之在道上者。曰。此先志也。少與葉君實友善。而中天相。其弟舉於鄉。又天家無遺胤。笑笑兩寡。命與弟未亡人相依。矢節予之田。以供祭養。鳳凡四奉簡命。其所推獎。皆名吏。謝者以竿牘至。曰。此公事。吾不任。受德悉屏絕之。遇親戚。歛然道舊。亦時時緩急人。然未嘗細理法。以曲徇也。竟以無子死。至今人哀之曰。天道無知。令馮少卿無兒。



廣東按察司副使許子峻嶽

許嶽字子峻錢塘人登嘉靖庚戌進士第釋褐工部主事權蕪湖稅以冰蘖稱歷員外郎郎中出理九江蘄黃蘆政蘆洲延袤千餘里歲入四萬有奇徃多爲魏國舍中兒所沒課不登嶽乃抗謂魏國曰君侯荷國厚恩世享湯沐川澤之利誼不得有所問君侯所不與使者簡書具在不敢耽法爲使命辱魏國大慚竟無所撓蘆政一清擢河南按察僉事備兵潁上時倭寇維揚揚非所轄也當事以嶽才檄以戰守事嶽立至危城簡丁壯授甲登陴命老弱傳殮躬率戰士出奇破賊賊剽遁去而危城完先是城門晝閉郊垌之民以避寇至者抵關號呼不得入嶽大言曰城以衛民也委民與賊所衛幾何乃親立馬城門下闔右而闢其左令民魚貫入入甫畢而賊至得免於鋒鏑者數萬計當事者惡其異已隱其功顧構誣謫沔陽州同知峻默不言同事以爲難適外艱歸服闋補霸州踰年稍遷岳州府判岳城爲江水所圍築輒圯十餘年不就及嶽董役築輒圯如曩時嶽呼天而泣曰築城守土責也屢築不就而屢陪吾民於



版築之下。如守土。何倘三築不就。請身葬江魚。以謝百姓。夜若有人語之者。曰。亟穿井城中。以滙激湍。城宜就。嶽如其言。不踰時而城成。百姓感其冥通。欣然顧化。治遂爲三楚最。轉荊州。調德安同知府事。如故。尋陞常州府太守。常爲南北衝。郵傳日夜往來如織。民不勝供億。多弃室而逃者。峻調爲令。使至。僅一續食而已。曰。吾終不能剝民脂。以媚客。內艱服除。補廣西柳州。柳民與僮。僮雜居。俗砦窳。憚耕作而喜從賊。峻立命田峻。以勸農。爲首務。自舉趾。以逮築場。身行畎畝。間無虛日。有力作者。卽止道傍。以酒食勞之。自是野無與草。民以殷富。已而僮。僮入犯。懷遠戕殺官吏。全粵震動。時議募兵大勦。以震國威。峻乃奏記當事者。畧曰。稿黃大地。蠻僮黃扶。法等桀黠。異常變詐。百出。頃受招撫。尋復渝盟。率衆鹵掠。攻城陷邑。賊殺官吏。驅畧畜產。焚燒室廬。窮兇虐焰。上通於天。竊料賊所恃者。山川險塞。巢穴架阻。謂我師深入難緩。則哨聚。急則駭散。謂我師追襲難。金谿四村。牙寨四港。李尚龍。潭楊銀亮等。相爲犄角。謂我師并擊難。歷峭塹。涉蒙茸。輓車不過五石。背負不過一鐘。猥積。



沮洳障厲毒螫謂我師漕輓難今下方船出潭江出洛  
青船載百二十鐘芻藁百束釜甌資械備則師不樵蘓  
而士夙飽矣以金谿委融四港委羅擊融羅擣其虛擊  
羅融襲其後則力分而不支勢且不得復合洛容一師  
絕其東柳城一師絕其西賓絕其南懷絕其北則賊不  
得復逸而勢將束手待縛矣然後大師屯烏蠻據武寧  
駐銅鼓壁鳳凰則賊之右臂折塞屏石控僊奕則賊之  
左股斷不十日而諸徭之頭致麾下矣夫利嘴長距終  
必擅場封豕長蛇必致薦食芟刈蘊崇無使遺種失此  
不治後將滋蔓爲今之計宜先褒崇死事獎勵三軍興  
問罪之師嚴首惡之戮解脅從之網則老壯在於曲直  
而諸徭慕義安知無吳陽居股以應於中哉記奏當事  
者咸嘖嘖稱歎曰誰謂書生無將帥材疏請報可廼檄  
五嶺苗狼天姥精銳及下虎符發尺伍各數萬人尅日  
大舉而糧餉器械芻交悉取辦於嶽嶽晝夜籌無一後  
時諸將因以嶽所上方畧進取屢戰屢捷賊大潰斬首  
二萬餘級功上天子嘉說欽賜帑金十兩移梧州  
梧俗好訐嶽和之以禮斫楊爲虛陞廣東按察司副使



飭兵瓊崖瓊崖居海島中颺颺藜藿與民人錯居間乃  
狺突爲患而大盜李茂者攻椎剽橫行閩廣間獄乃撫  
而用之郡縣悉平尋疏上乞骸骨予告歸外臣無  
予告者蓋異數也獄旣歸而於西泠之側營菟裘焉日  
嘯咏其中大吏造請至門不見亦不報巡撫銅梁張佳  
胤顏其堂曰清風高節君子以爲允卒年七十有一所  
著有朱陸同源道德解蒙莊卮言若干卷藏於家

太平府知府吳望魯一儒

吳一儒字望魯歸安人生有穎質喜讀書父以家世業  
農且窘甚無讀書費則令就外氏外氏亦不業儒家亦  
窘然憐其志稍資給之學成而游於庠家愈不支則從  
里中授章句藉脰脯以養其父母甲午舉於鄉連上公  
車不第家益落不可支則挾一經遍走江淮南樵吳門  
攜李間教授生徒資脰脯以養其父母如諸生時庚戌  
始成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歷員外郎晉郎中守刑  
曹若干年盡心平反獄以不寃已而持節省獄蜀中蜀  
故西南徼民貧迫飢寒爲盜以米鹽畜牧零星受重辟  
者踵相接儒又盡心平反疏其名以請減死論戍者三



百六十四人。囚置驛傳亭障之間。及他輕等者一千二百餘人。其以宿逋除者又千餘人。而獄亦以不寃以最出守太平。太平在輦轂下。號難治。儒又盡心撫循之。痛損厨傳供帳之具。及裁抑勢家。請謁平陵之私。百姓始得帖席卧。遇歲侵曲。爲賑濟。倣富鄭公之法。以輯其流。離而瑣尾者。未幾。又遇旱。縞衣蔬食。徒步請禱者。積旬。日夜竟以過瘁致疾。比卒。貧無以殯。嘗塗令沈子木爲之殮。闔郡之吏民攀號者。累日。相與引縛而遮送之。江得年僅五十。有六。儒性至孝。父嘗以事忤邑長吏。箠楚幾斃。且擬之戍。儒力不能解。乃倚邑門而號。不絕聲者五晝夜。長吏憮然曰。人有孝行若此。而可重困。乃父哉。立釋之。而躬自折節於儒。爲知己交。以刑部考封父如其官。里中人相與侈之。且曰。吳翁不及以經教其子。而卒貽之以榮也。如此三子。人龍人豹人驥。俱肄學宮。稱高才。人驥以捍母中盜流矢歿。自有傳。

江西按察副使吳宗乾源

吳源字宗乾。錢塘人。博學有才名。弱冠以文章高等。當廩學官。會同舍生年老需次。輒讓之。益務讀書如故。以



禮經第二人薦戊戌成進士授工部真衡司主事出權  
荊州稅以庶稱尋轉屯田員外郎會有 太廟之役奉  
勅督木運於江淮間不嚴而集無後期遷廣西僉事屬  
郡劇寇有掠人妻以邀厚贖者官兵不能制源用間擒  
之并滅其黨撫臣以爲才凡入叅謀畫出董師旅多以  
屬源閱歲徙江西時贛故所招新民互相殺會有以反  
告者幕府議以兵往源謂仇殺新民故事耳激之則易  
以滋亂不如遣間諜柔之幕府以爲善卒如源策而民  
得免於兵遷福建布政司叅議福故以遠阻歲出其所  
徵易輕齎市諸物以輸之京而所市物利害相去或倍  
蓰管輸者偶值其害卽破家不足償後益逋不赴源至  
三分其等爲上中下以極利兼極害者中則自爲一等  
不相兼輸者趨便而後益集久之會御史某以清軍至  
檄源厚聚賂以貽所趨附源却之竟以是被摺歸源爲  
人謙厚簡慎貞亮惠慈故所至並以德稱至於窮研博  
極稽攷作述尤爲當世學者所宗云

吏部侍郎陶虞臣大臨

陶大臨字虞臣莊敏公諸之孫少端毅不妄言笑六歲



出就外傳。有朱先生者，好爲禮，使童子習洒掃拂几展席，夷其貴於賤者。夏不得揮扇，臨獨樂之。曰：童子分固當，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暑。朱先生以語莊敏公，而奇之。臨嘗問至莊敏公書閣，見各臣奏議，輒手爲褒錄，得數卷。莊敏公益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五廩於學官，三十而成進士，以射策第二人，賜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故相嵩耳，臨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臨，輒拒不見。以刺報時，吳給事時來慷慨慕直言，每共揚挖世務。時來大言曰：今日世務，孰先於去相嵩者？因出其疏草，臨讀之，曰：是爲名計也。爲勝之，則毋觸縣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時來論上，不勝，下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誣伏者，臨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爲偵伺耗息。時來謝毋重累故人，臨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爲善，時來得不死，以戍去。而臨亦以內艱歸，服闋，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當是時，華亭柄政，心器臨數引與議國事。會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多出臨手。華亭益器之，以爲才無何，以外艱去。甫服除，召克世廟實錄，俄校應天試，拜南京國子祭酒。未幾，以少詹兼侍讀。



學士召侍天上講讀於春官、上踐祚、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侍講讀如故、上雖在幼冲、聖質不世出、臨思所以啟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鏡、不虞昏新、民如澣衣、不虞汚止、至善如赴家、不虞遠、是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克善端而已、每所陳說、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慎用舍、廣咨詢、飭邊備、諄諄乎有味言之也、每進講、左右皆目相指而上亦嚴重之、亟稱先生而不名、改吏部黜陟、惟允、時稱水鑑、未幾、以疾卒、年僅四十八、訃聞、賜祭葬、贈禮部尚書、謚文僖、臨孝友、天至、既與伯氏相師友、伯氏數育、屢食貧、然臨莊事之、不敢以雁行進、家世二千石、產可中上、而臨自奉極薄、食不過筭、器衣無重綵、而好施予、獨異、是友人朱泰家貧、事親孝、死無子、其妻復以節死、臨先後爲治喪葬、養其父母、復言之有司、立祠祀之、曰節孝、其待臨舉火者、三黨諸戚、以及閭之左右、無慮數百家、皆取之、若困廩也、臨每恒言曰、爲善用、極爲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則則益、北則益、北、嘗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撫卷三歎、且曰、憂勤惕勵、其古帝王之心、印乎、子允宜幼承家學、鄉會皆魁



其經居官多善狀稱世德未艾云

禮部尚書孫志高陞

孫陞字志高忠烈公燧之季子生聰穎喜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喜爲古文辭年十六補邑庠弟子時伯堪仲輝兩兄旣入高等皆十年以長而陞名與頡頏未幾忠烈死逆濠之變兄弟聞訃誓死赴讐廬墓茹素語在伯子旌孝集中御史韓君聞忠烈三子賢一見禮重之尤獨竒陞以爲年少而才面試越王臺弔古文頃刻立就數百言韓君驚詫曰此今之王勃也嘉靖乙酉鄉薦乙未

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初丙戌伯子舉武科第一至是人以文武及第爲忠烈之報云晉右春坊中允主南畿試尋陞國子祭酒力以師道自任嘗念諸生性逸難制宜懸格使不犯乃署爲二十二條執行之雖親貴關說弗聽至遇貧喪出粟爲助人咸德之陞禮部右侍郎奉勅督建元祐宮於舊邸有司以大臣特命乘傳供帳甚具陞曰茲非赤子膏血乎悉揮去惟聲徹數千里事竣還改吏部左侍郎無何以母憂去伯子又道卒陞歸執二喪如喪忠烈時服除徵爲禮部左侍郎旋改



吏部左陞樂道人善察可用卽以白太宰不欲其人知也視金帛雖毫末若將浼已人素信之故前後在銓曹無敢有私入一物私干一事者未幾晉禮部尚書以疾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陞爲人孝友天植痛父之死絕手不書寧字不爲人作壽父文母楊夫人年九十陞爲侍郎每公退必稱觴盡歡稍不懌長跽不起事伯兄如父無巨細必稟命坐必侍側終其身不改性恬淡無所嗜好一介之微苟有未安則曰趙清獻必不如是一切不問生計故躋登臚仕而家益貧尤泊於進取當分宜專政陞其門人乃自吏部乞徙而南其跡益遠而名益重平居自讀書考古外絕不與他曹事唯以水旱寇賊爲生民憂至形之詩歌以風當事者交游海內簡直寡合非其人不得親然實能容絕口不談人訕又重義好施貧賤之交賴之存活者數十家其教諸子不專文藝以名節相誠勉爲文宗兩漢詩宗杜氏所著詩文若干卷藏於家

工部尚書潘時良季馴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由庚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召



拜監察御史。出按廣東，提督北京學校，遷大理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以言歸。未幾薦起，撫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漕河，錄河工。晉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拜刑部侍郎，侍經筵。駕幸天壽山，奉勅居守，尋罷歸。尋以薦起，爲河道都御史，終工部尚書。當乙丑河決沛縣，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衡督治，而命馴副之。馴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十之三，帑金省三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唯寧，漕其陸百五十里，皆蕩爲平野。馴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址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而費半之。持議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去。去而河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盭諸郡邑，幾滙爲巨浸矣。於是天子思馴功，凡再起，再廢，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隄，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入淺，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遙堤十餘萬丈，以爲外護。旣告成，錄其功，所加築上堤，縷堤，月堤，路堤，長堤，橫堤，守澗堤，寄子堤，凡



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廠凡二十  
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汚淺、塞決  
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堤柳八十  
三萬有奇、前後十餘年、輶車所至、更數千里、馴與役夫  
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  
合軌、數萬艘、轉漕無害、緣河之民、始復見室廬丘壠、煙  
火彌望焉、馴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  
於淮、則治河、卽以治淮、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  
卽以治海、故竟馴在事、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爲萬  
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具載馴所著河防一覽中、士  
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竟、卽竟之、而或茫然不得  
其要領、嗟乎、是宜馴歿而議者之曉曉也、方馴之督視  
也、日夜寄命一葉、往來風雨中、或暴洩、或咯血、或裹疽  
視事、未嘗以病解、嘗露坐河壩、水忽大至、距其前僅尺  
餘、衆皆驚走、馴屹不動、卒無恙、又颶風吸舟入決口、左  
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  
有也、父老立石於河湄、曰、潘公再生處、馴壯於河、老於  
河、病於河、乞骸之日、猶奉旨輿疾行部、且請開夏鎮裡



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已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  
乎若馴者可謂以死勤事者矣馴死十二年而始得誥  
冊及進官保如例

刑部主事陸元晉杲

孫基誠附

陸杲字元晉平湖人自幼凝重不好弄長益端方動止  
有法雖宴居如對賓客未嘗有惰容至其與人接夷粹  
和平常若有以自下雖閥閱高華子孫鼎貴處之泊如  
淮汲汲行義日不暇給也尤篤於孝友季兄死憑尸一  
號絕而復蘇居父喪哀號徹晝夜糝不入口者六日讀  
書徃徃達旦不寐舉嘉靖丁酉鄉試第四人辛丑舉進  
士以刑部主事理漕刑執法不阿與漕臣不合而罷杲  
畧無愠意且日得砥修禮訓以式鄉閭豈不若一官耶  
乃倡諸子置田八百畝歸景賢祠以周族人日優老日  
賑貧日勸庶日育才日助婚日助喪條規甚悉謂之族  
田又置田五十畝歸世德祠以供禴祀謂之祭田羣里  
族之子弟置塾講業置田二百畝以給稍廩謂之學田  
以宗族日繁更徃不支也置田三百畝分贍之謂之役  
田平生輕財好施內外宗黨以及朋友無不受其惠多



有割產以食之者。歲首會祭先祠，虔行古禮，召諸子姓，勉以孝弟，有不率者，必以夏楚承之，以故子姓皆馴馴，有所化導。又講行鄉約，里中少年，卽有不檢者，耻爲其所聞也。漸皆改行，吳中人士，無不高其義者。嘉靖中，島夷內寇，首建議築城，捐資爲倡，已而寇至，得賴以免。年七十三，無疾端坐而逝。子四：光祖、光祚、成、進士，餘鄉舉。光祖仕至冢宰，光祚仕至陝西提學副使，各有傳。光祚子曰基，誠字存卿，少爲諸生，篤學重義氣，上繼祖志，益邁種德。戊子歲大飢，悉發儲畜以餉族若戚，而偏擇五父之衢，爲糜粥以食餓者，所全活無筭。復設義冢，市櫬櫬，收路殍瘞，埋之。度大禔之後，且有大疫，豫劑藥餌，以待已而果然，以施疫者，疫良已。自是懸壺施藥，以爲常。誠抱長才，弗克試，而精心饒於爲吏。子錫恩，成進士，令萬安，誠手書親民要畧三十條授之。錫恩奉以周旋邑用，大治。卒，獲報最受封如錫恩官。卒年五十有六，誠性簡重，平居不見喜愠，雖處華胄，而風槩泊如。自奉節齋，二簋三澣，軼五十年不渝，而一遇好施，則千庾爲傾，故誦其義者，迄於今不衰。



山東左叅政馮元卿敏功 子伯禮附

馮敏功字元卿揚州司馬汝弼之子嘉靖丁卯領鄉薦  
第三人壬戌成進士授禮部祠祭司主事轉主客員外  
郎進郎中遷江西布政司右叅議分守南康九江敏功  
行部至南豐而浙兵調者以餉不足方大掠敏功召其  
長好語之曰而與我鄉人也故爲而言一反手間名爲  
賊天子檄大軍至糞粉矣餉不足吾爲若治餉其長  
悅敏功卽料倉粟庫鎗次第屬於舟使一郡佐導之出  
疆而選精銳尾之威懾不敢動屬方議均田而敏功所  
部多山高下饒瘠異狀乃同善計筭者周行阡陌間計  
畝受稅毋得伏匿又爲之平亭其後留籍未三年以才  
舉拜山東按察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甫至而河  
決睢寧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筭敏功卽  
受計大吏調士民日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  
塞各就緒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盡潰  
湖與河一來攻邳敏功時按部邳下令土其門水遂巡  
解敏功乃行視諸決口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闔  
家口以西復築之自是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



壁諸邑舊隄潰。敏功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曲頭抵青田八十里。北自陸灣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幾千丈。又自茶城踰華戚山。曹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遙衛漕河之闡者。諸經畫版築。榘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惟敏功行之最精。監司曹郎咸則焉。敏功素壯盛。當其治河時。往來寒暑無間。鷺瘠胼胝。見者莫辨。識遷河南左叅政時。少年喜事者。欲從泃口穿葛墟諸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隄。爲運道。以示奇。柄相以敏功熟於河。徵敏功與議。且將屬之。敏功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磐石。徑砂。不易鑿。大湖相連十四。不易隄。民力之幾何。而虐用之。持不可。乃寢而喜事者。又欲別繇海通膠河。其視漕稍徑。而中皆高嶺。巨石東土瘠。人疲不勝。甫舉事而驚潰者再矣。乃移敏功山東。敏功議以膠工不易興。且不易竟。卽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奈何悉捐以填無用。而勤此數十萬人力也。撫臣採敏功議。上聞失柄相意。遂舍敏功。而他屬。卒如敏功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相稍恧沮。始用。廷議罷之。而敏功乃歸職。念父老乞休。



已而父母相繼卒服除仍故官改佐漕運淮之南故有  
邵伯寶應高郵三湖相連爲巨浸漕舟過者徃徃多漂  
溺因議漕內河通之御史大夫王廷瞻疏上得請而敏  
功任其難敏功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其能工以  
故大集敏功益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凡七晝夜不休  
遂得疾將屬纊張目妻子環泣厲聲曰人孰無死吾幸  
獲以勤事死何憾耶之家事不答第曰內河成於國計  
甚利第太逼湖湖善潰而隄薄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  
鱉矣幸語當事者別創隄以護之已而顧其子伯禮曰  
吾死死必有賻女却而歸諸官言已端坐而逝年甫六  
十敏功天性孝友揚州公嘗卒遘盜敏功冒鋒刃而出  
之愛其弟敏效尤篤事相師產相讓也與揚州公俱善  
治生而至饒乃能以義散施不吝平湖之人至今咸稱  
敏功父子子伯禮字節之好讀書負氣節赴人之急出  
貨力如弃糶裨人以爲有祖父風弱冠爲郡諸生屢試  
不售遂挾策北上諸縉紳欽其才皆虛左以迎伯禮益  
不喜一切謝去獨狎諸文豪日飲燕市中醉輒放髮長  
嘯或走易水上尋故高漸離擊筑處低徊歛歔泣數行



下見者莫測其誰何。客燕六年，竟以無所遇卒。年僅四十有五。說者曰：昔燕臺駿骨以死售，而馮伯禮俠骨願以不售死。士負超軼絕倫之才，不得一當知己，其坎壈可勝道哉。當是時，西吳鮑生應選，江右歐陽生瑛俱游都下，與伯禮為文字交。時兩生者俱無子，伯禮先後出橐裝為兩生買妾，各開別館以授之。未幾而兩生各舉一子，士林以為美談。故於伯禮之卒也，天下名士為執筆吊誄者數十百人，而兩生之文尤佳。

高郵州判官姚景陽旭

姚旭字景陽，湖之石門人。少治尚書，補邑弟子員。克貢為國學生，拜官高郵州判官。郵故水壑，而旭為判官職治。水嘗繕完白馬諸湖，故隄又穴隄，下通水。既並湖田，郵人及往來者皆利賴焉。嘗署州事，有千戶劉某坐疑獄論死，家苦貧，不能關說。會獄疫，旭出闔獄，次逮劉出伏庭，仰天者再，首領日呼曰：日顧猶在耶？左右杖呵曰：何言也？劉詭曰：某繫獄，自以不覩日，久竊為或亡爾。旭異之，屏左右，問狀。劉頓首流涕，良久曰：某重罪，法固當早戮，無赦。顧復何言？旭覺而詳置之。陰令人刺其所為。



狀卽召更獄白御史竟出之郵人以是愈重慕旭然旭故喜施雖在官中亦不廢施故人就旭者率得所欲去以是鄉曲常連接官署中而旭又不善結納顯者竟坐是罷然旭不以是更念也歸而益務施無倦色親戚取旭如外庫然於諸昆弟尤篤諸昆弟或不能守故所分產其產且盡旭輒割已產與之而旭所自有產實不豐以故鄉人無老穉皆推旭爲長者卒年六十有五子翼自有傳

大理寺左少卿商尚德爲正

商爲正字尚德太僕卿廷試之子登隆慶辛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簡爲江西道監察御史甫三月卽出按山東故事御史更中差滿始專按部而正以部郎新資爲之諸藩臬大吏意不謂輒能或匿端試質疑事及見折斷咸相顧失色時膠萊河後起作者漬鹹淖中蟲生於股人情騷然環噪首議者欲爲變正馳往慰定之會奉詔按驗正上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就令渠成而麻灣海倉淖河各數十里潮激爲溝深不盈尺朝濬夕淤卽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才力終



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心國計。願弗以事之成毀傷任事者。心疏奏後罷。當時稱其有體。居山東。吏民畏憚。如雷霆轟然。各在其首。及改按閩。則盡鏟芒角。爲簡易。民得日入。愬事。徃徃參問。盡得吏奸。良民間曲折狀。福寧衛將暴於軍。軍縛之。懸旂閉門。爲亂。正聞變。亟馳檄收衛。將庭笞之。衆遂解。已而縛首亂者。斬以徇。一軍股慄。初。麗御史尚鵬之按浙也。更均徭爲條鞭法。至是撫閩。正謂此善法也。宜通行諸閩中。然巨室不利。多搖撼。正力持之。乃決。民歌思並祠祀之。稱爲麗父。商母云。未幾。以臺憲督學畿內。爲儒者宗。已從。御史父。次擢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時江陵都政地急材。見正明練善持議論。意重之。以爲異日可大用。數稱美於朝。然正益自力於職事。務遠形迹。及江陵敗。諸任事者。率以黨附見指。獨正無纖毫染。然正與人言。輒曰。張公知我。人以是益重之。無何。乞身歸。正從始仕。至官九列。纔十年。珥筆持斧。備歷榮要。人謂正材固足。以致之不謂驟也。性敏捷。強記。多所討覽。言之皆有條貫。時與長官論事。輒爲言。徃代云。何與。今時制沿改。云何。擘畫詳允。如宿吏老



宦聞者驚服。既處憲職，所條奏咸中體要。於是執政者稱曰：商御史總鎮材也。而卒以少卿罷歸。論者惜之。卒年七十有六。

太醫院使朱宗魯儒

朱儒字宗魯，其先吳江人，移家秀水。兄弟四人，將析箸，儒悉以遺業讓之，而自用醫顯。入都會大疫，起死人無算，貧者不受謝，且給銀錢為調理費。由是名震，選授太醫院吏目，稍積為院使。嘗侍疾禁中，一日，上御文華殿，煖閣召儒，診視。儒奏：「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氣安靜以益精。」上首肯之。自兩宮、太后及后妃

公主有疾，率令中消言狀，從儒受方。多効。時有大官之賜，一時諸公卿爭延致之。儒自論病議方，而外語不及。私卽惟笑。移日杯酒相洽，益恂恂自飭，不以昵故有所干。故諸公卿爭為倒屣。每里中子入都，儒戀戀桑梓，客死者輒經紀其家，歸其喪。人皆德之。稱為長者。年七十有七卒。

湖廣布政司叅政王宗魯洋

王洋字宗魯，山陰人。嘉靖中進士。萬曆八年，知肇慶府。



十二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亦治肇慶慈愛和易士民見者語次尋繹甚有恩惠未嘗疾言遽色於人而確然有執雖門生故交無私也好爲民興利興起學校浚歷水由城東石頂出收皆畝一鍾且來地氣宜有益則導後瀝水瀝水入江宜橋之則橋躍龍浮屠於石頂之上於學宮便則建崇禧浮屠通北港利高明則通北港高明學東空曠宜浮屠於其東郊大葺肇慶陽江學宮又爲陽春學置田便於士民者爲之不啻飢渴功或太守時未就於監司竟之亦天幸也肇慶幕府所治兩粵藩臬使者若四方之賓無日不至饋節出日晏不遑暇食不致貶已人人得其惟心畫便事悉中窾幕府甚重之府江之後懷賀之後珠池之後皆有勞焉泮性恬淡自奉如寒士居官廉潔焚香靜坐若禪室然詩癖冲雅書法道麗有其家右軍右丞之致粵中文士皆來就正而郡中子弟又時以舉業請則擇程式示之如羣飲於河各厭其腹以去十六年遷湖廣叅政高要士民無不遮留泣下者建祠祀之俎豆至今弗替云



不致留武不若雲麻疏之區豆至今弗替云

其河各類其類以法十六年夏則黃絲其高吳士矣

五而得申于策又和以舉業精限對對如示之取

郵書出書畫自其宋古軍亦亦之如也中文子者外

對自法破決士以言無樂效香備生苦窮宜然其

重之保武之外對賢之對米也之受生自其

知會不致強也人必為其重必畫要其神悉中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三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四目次

清正

三國吳

鄱陽太守魏周休騰

晉

尚書令陸祖言納

尚書僕射孔安國

散騎常侍丁世康潭

子話附

中書令王子敬獻之

子靜附



宋齊梁陳

祠部尚書王伯重鎮之

左衛將軍謝景先述

侍中謝弘微密

御史中丞孔彥琳琳之

弟璩之子邈附

侍中王少明悅之

黃門侍郎虞茂瑤玩之

尚書左僕射王季希延之

祠部尚書虞景豫棕

東觀祭酒虞士恭愿

戎畧將軍虞次安寄

唐

吏部尚書錢蔚章徽

宋一

翰林學士詹存孝驥

翰林學士錢醇老蒸

朝請郎錢景謹

秘閣檢理王介



翰林學士錢穆父勰

白牛居士陳令舉舜俞

祠部員外郎強幾聖至

右司員外郎吳師禮

給事中傅子駿崧卿

福建提舉吳守約詳

子祇若附

華陽令唐恕

弟意附

潮州判沈次仲造

翰林學士毛達可友

弟奎子開附

吏部郎李彥淵鞞

刑部郎史祺孫

虹縣尉徐端益

殿中侍御史沈德侔畸

子濬附

浙江提點刑獄王與正師愈

細高居士王槐卿中甫

吏部侍郎應仲實孟明

吏部侍郎閻丘逢辰昕

湖北提舉胡子上升



太府寺丞潘舜舉大臨

判潼州轉運王佐

直秘閣林懿成季仲

弟叔  
豹附

太常少卿胡季臯襄

司農卿林正甫湜

戶部侍郎馬會叔大同

資政殿大學士沈德之復

太府簿丘漢規何

起据舍人倪起萬千里

兵部郎孫居敬祐

刑部侍郎蔡行之幼學

子籥節  
範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錢 陞西乘氏閱

清正

三國吳 凡一人

鄱陽太守魏周休騰

魏騰字周休上虞人河內太守朗之孫也少與同邑吳

範友善孫策定江南聞其名辟為功曹以忤意見譴將

殺之衆莫能救賴策母吳夫人言得免語在列女傳其



後事權復以事忤意，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時吳範以風角占領太史令，謂騰曰：「與汝偕死。」騰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闥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騰騰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騰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偪終不回撓。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以清白稱於一時。

晉 共六人

尚書令陸祖言納

陸納字祖言，玩之子也。清操絕俗，爲吳興太守，不受祿。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濱行，外白宜裝幾舡。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被襪而已。餘並封以還官。遷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



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汚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繼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

尚書僕射孔安國

孔安國字安國愉之少子汪之季弟也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兄弟並乏才名以富強自立惟安國與汪少勵孤貧之操汪旣以直諫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真孝再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

散騎常侍丁世康

子話附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吳司徒固之孫也初爲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元帝踐祚拜附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瑯琊王裒始受封帝欲



引朝賢為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為瑯琊王郎中令。會哀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詔下博議。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獨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為君服，亦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成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惟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屢表乞休，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子。話位至散騎侍郎。

中書令王子敬獻之 子靜之附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間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王氏兄弟優



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嘗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桓温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犉牛極有情態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謝安進號衛將軍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梯書之比訖鬚鬢皆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功勲上疏極言孝武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俄而卒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

宋齊梁陳 共十二人



清正  
祠部尚書王伯重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中書郎耆之之孫上虞令隨之之子鎮之爲剡上虞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母喪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弃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爲子標之求安福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南平太守召拜御史中丞執法不撓百僚憚之出爲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夫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爲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武帝踐祚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自有傳

左衛將軍謝景先述

兄純附

謝述字景先小字道兒衛軍長史純之弟也劉毅鎮江陵純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殺毅純聞變馳還入府左右欲引車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遂入遇害述時甫弱冠隨在江陵乃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漂流不知所在述乘小舡尋求經純妻庾舫



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管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歿。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感。武帝聞而嘉之。辟爲主簿。甚被器遇。尋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蒞宮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惟勸吾退。劉湛惟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孫朓自有傳。

侍中謝弘微密

謝密字弘微。西中郎萬之曾孫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出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峻是司空。



琰之子於弘微本服總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表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史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惟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藝賞會常共宴處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尋拜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之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克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



不歎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弘微性嚴正。舉動必修禮度。尊卑大小莫不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卽位。爲黃門侍郎。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辭不拜。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奴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財治喪。及啟混墓。合葬東鄉。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過也。勅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



約日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自有傳。

御史中丞孔彥琳琳之

弟璩之子邈附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光祿大夫廡之子也。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彈碁。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閣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又議復肉刑。琳之極論變通之道。以為不可議。遂寢。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以是不見知。出為吳興太守。宋永初中。為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典憲。時羨之領揚

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為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為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卒。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侍中王少明悅之。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悅之少勵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憐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



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宋明帝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蕪介，賜田五頃，以爲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汰之後，姦竊者衆，悅之覆按無所避，得姦巧甚多。於是衆署共咒詛，悅之病甚，恒見兩烏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黃門侍郎虞季瑤玩之

虞玩之字季瑤，會稽餘姚人也。通直常侍攷之子。少閑刀筆，泛涉書史。仕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按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爲尚書右丞，齊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斲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敝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拜驍騎咨議，叅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及帝卽位，玩之表言便宜多。



見採納遷黃門侍郎以久宦衰疾上表乞休許之玩之  
好臧否人物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  
不相饒借暹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  
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  
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  
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笮於地曰  
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尚書左僕射王希季延之

王延之字希季昇之子也少靜默不交人事仕宋爲司  
徒左長史清貧居室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卽勅材  
官爲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左僕射宋德旣衰齊高  
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  
立無所去就時人語曰二王居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  
善之昇明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齊建元元年進  
號鎮南將軍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欲凡所經歷務存  
不擾在江州俸祿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  
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世  
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爲尚書左僕射尋領晉陵王師卒



謚簡子

祠部尚書虞景豫

虞悰字景豫，餘姚人。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悰少以孝聞，父死終喪，日惟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黃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惟悰一人來赴。初，齊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數以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

鬱林王立，兼大匠卿，已而被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賫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維新乎？不敢聞命。」慟哭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卒。悰性敦實，與之知識，必相存訪，親踈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東觀祭酒虞士恭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宋元嘉中，爲湘東王常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藩國舊恩，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謂新安太守巢尚之曰：「此是朕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奕，依品賭戲。抗借帝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尋兼中書郎，出爲晉安太守。晉安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中。太守清廉，乃見愿至，輒見無蔽。郡產蝮蛇膽，可已疾，不易得。有遺愿者，不忍殺，放之山中。一夜，蛇還床下，以母老解職，除後將軍。褚彦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床上積塵成寸，有書數表。彦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愿嘗事宋明帝，齊初，遷神主於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

戎昭將軍虞次安寄



虞寄字次安，中庶子荔之弟。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荔曰：「此賦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及岳陽王譽爲會稽太守，辟寄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畧，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隨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強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下詔徵之。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寄知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及留異稱兵，寶應資



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寶應不聽及敗走夜至莆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寶應既禽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惟寄以先識免禍文帝尋勅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尋除衡陽王長史兼掌書記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太建八年晉太中大夫卒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雖白刃不憚也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暮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每出游近寺間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遭亂並多散失

唐 凡一人

吏部尚書錢蔚章徽

錢徽字蔚章吳興詩人起之子登進士第僑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代饋坐是得罪觀察樊澤閱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蔡賊方熾澤多募



武士澤卒士頗希賞周徹主留事重擅發軍廩不敢給時大雨雪士寒凍徹先冬頒衣絮士乃大悅一軍以安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是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徹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以論淮西事忤旨改庶子出爲虢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以周漢賓並諉徹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弟也多納古帖秘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徹不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與蘓巢巢者李宗閔婿殷士者汝士之弟皆以義氣與徹善文昌怒時帥劔南人辭卽奏徹取士以私請訪紳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之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勸徹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徹曰苟無媿於心安事辯證邪勅子弟焚書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例以給宴飲贈餉者徹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告老不許尋以吏部尚書致仕歸徹與薛正倫魏弘簡善二人前死徹撫其孤至婚嫁與已子女等任庶子時



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常路可無讓徽曰取否在義不在官也卒年七十有五贈尚書右僕射

宋一 共四十人

翰林學士詹存孝騏

詹騏字存孝縉雲人大中祥符元年舉進士第一人真宗御書榮桂二字賜之時年二十二官至大中大夫翰林學士致仕性嚴重子適中第歸省踰期拜庭下父不顧命去袍笏杖之曰毋以一第縱忽也二子俱以孝聞

翰林學士錢醇老蒸

錢蒸字醇老彥遠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爲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爲秘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蒸三上書乞還政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爲政簡靜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朝請郎錢景謀

錢景謀景臻之從兄也繇殿直巡轄兩京馬廄中進士



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爲○知○道○者○既○薦○送○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景○謚○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卧○於○地○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謚○褫○服○脫○帽○未○及○他○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謚○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去○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謚○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謚○曰○百○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書○後○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後○書○且○慰○以○戎○瀘○蠻○事○景○謚○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民○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爲○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爲○矯○者○參○半○景○謚○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已○苟○爲○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爲○矣○夫○盜○之○所○以○爲○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爲○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爲○外○官○僅○至○朝○請○郎○



而卒。

秘閣檢理王介

王介常山人，強記博聞，性亢直，以名節自負。舉制科，累官秘閣校理，與王安石游甚款然，未嘗降意相下。初，安石屢召不起，後受學士之命，介作詩寄之，有云：草廬三顧動春夢，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不滿也。及安石秉政，介老死，不復通一字。君子以爲不愧其名。

翰林學士錢穆父勰

錢勰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數千言，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王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益鐵判官，歷提點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目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外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



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矣。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卽剖決，無不中理。乃驚詫去。貴戚爲之歛手。蘓軾嘗乘其据案時，遺之詩。勰搦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所未見也。哲宗初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勰，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於官。年六十四。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白牛居士陳令舉舜俞

陳舜俞字令舉，嘉興人。強記博學，從胡安定環遊，舉進士。嘉祐間中制科第一。熙寧初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召試館職，不就。會青苗法行，不奉令，上疏自劾，責監南康軍酒稅。直道自信，無所回撓。在貶所日與太博劉凝之跨雙犢窮泉石之勝，自號白牛居士。鄉人名其所居



曰白牛鎮清風里及卒蘓文忠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將以身任天下之事而一斤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所著有都官集廬山記行於世祠部員外郎強幾聖至

強至字幾聖錢塘人少有志節力學問吳俗喜嬉遊事請謁至一切謝絕讀書屬文忘晝夜寒暑鄉爲舉首登進士工古文尤積思於詩居官聽獄訟不視勢高下輕重窮究辯析平反甚衆居喪毀瘠過制其治終事一出已力不資於人韓琦罷政事鎮京兆徙鎮相魏常引至

自助琦上奏及他書記皆至屬稿琦乞不散青苗神宗閱其奏曰此必強至之文也一日琦行一事不關由僉廳至遂力辭去琦言小事至曰小事尚爾何況大事遜謝數日乃肯留琦數薦克館閣未及用而卒官至祠部員外郎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曾鞏爲之序

右司員外郎吳師禮

吳師禮錢塘人太學上舍賜進士第元符初除秘書省正字以餞鄉浩免官徽宗時爲開封府推官擢右司諫



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墨徽宗訪以字學對曰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技對治蔡王獄不使誣及王人服其公累遷右司員外郎以直秘閣知宿州卒嘗與江公望相值公望問曰公得志當何如對曰當爲人作豐年耳由此定交

給事中傅子駿崧卿

傅崧卿字子駿山陰人省試第一擢甲科累遷考功員外郎方士林靈素得幸造符書自輔臣以下皆從靈素師授崧卿與曾幾獨不往被譖出爲蒲圻縣丞高宗召

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詔問建都孰便崧卿言建康建國宜定基本以濟中興北虜渡江上自越幸四明崧卿殿後乘障盡死力拜浙東防遏使明年知越州上自永嘉還越崧卿乞減供億省用度雖中旨有不便輒執奏賜可乃已後金師復大舉入寇上將親征崧卿入對言留都管鑰旁郡輔翼當及鑿輿未發亟圖之庶無後慮上稱善進給事中尋罷歸自國家多事常慷慨欲以功名自見與客言及國事輒憤詫或至流涕攬鏡見齒髮衰落歎曰吾遂無以報國家而死乎在上前論



議尤感激未及大用而卒時人惜之所著有樵風溪堂集六十卷西掖制誥三卷其夏小正傳最行於世

福建提舉吳守約詳

子祗若附

吳詳字守約崇寧間爲蘓州教授高簡自持不爲貴勢所屈時中貴朱勗以花石綱住蘓州勢焰薰灼有司脅息奔走如屬官詳獨不屑見之人稱其介及爲福建路茶司提舉以廉著名入仕四十年無一椽以庇風雨子祗若登紹興十五年進士

華陽令唐恕

弟意附

唐恕餘杭人參知政事介之孫也崇寧中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方爲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起爲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吳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餘杭山中

潮州判沈次仲造

沈造字次仲縉雲人以進士歷官通判廉直不阿一心民事故隨在有美頌初知漳浦海寇作亂將及境聞造有政聲卽引去曰毋驚沈公及判潮時有韓山神歲頃



男女以祭，歷政畏憚之，修饗不敢後。時造焚其廟，毀像得巨蛇，殺而烹之，凶祀遂絕。議者以方韓昌黎之驅鱷云：造卒，潮民相率聚哭祠下三日始去。工書善文章，有文集二十卷。胡樞評其書似歐陽率更，而清勁過之。

翰林學士毛達可友

弟奎子开附

毛友字達可，西安人。少游太學，與同郡馮熙載、盧襄號爲三俊，登進士第。累官廣陵帥，了翁陳瓘徙玉陽，道出都江，或疑其蔡黨。瓘先遣書，友答報加禮，且云：公立朝行，已風采重於一時。某願見而不可得，卽出郊候。瓘握手笑語如平生交。瓘亦待之無間。尋守鎮江，時方臘已殘，睦歛監司猶不以實聞。友具奏，時宰相主應奉諸使者皆朱勔客，怒其張皇。友遂監觀，其謝表曰：兩郡生靈已罹非命，一道使者猶謂無他。瓘聞，以書譽於親舊曰：蔽遮江淮，阻遏賊勢，斯人有助也。後官翰林學士，卒。所著有爛柯集，弟奎子开皆有名。

吏部郎李彦淵鞮

李鞮字彦淵，富春人。登進士，中宏詞科，爲會要所檢閱官。刊正謚法。宣和初，提舉廣東市泊，居官廉直，珍貨一



無所取。未幾，船商輻輳，召回盜，邀之於途，乃胙篋隨行，書帙而已。盜亦歛衽退，紹興間，船商以靴清節聞於朝，除比部郎，尋遷吏部。秦檜欲以子與靴女爲婚，却之。遷將作監，檜屢遣子就學，靴告曰：爲天子卿監，豈爲宰相教子。遂丐外，持憲閩部，易江東。旣忤權臣，累奉祠，不復榮望。卒年七十七，靴澹泊寡欲，廉直之節，重於一時。晚年謂貪與痴已絕，獨嗔未盡去，因榜其小室曰：去嗔所著有去嗔居士集。

刑部郎史祺孫

史祺孫，安吉人，舉政和進士第，以刑部郎出典贛，與國二郡。初，秦檜謀誅岳飛，命祺孫蒐索其家，交游書札，祺孫悉焚之，曰：誣人以求榮，吾不爲也。遂引年而歸。

虹縣尉徐端益

徐端益，婺之蘭谿人。靖康間，以右科爲虹縣尉，高潔自持，不屑阿徇以取容。時張邦昌僭立，手書到縣，令以下迎拜宣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植立，不爲屈膝。高宗卽位，向子諶言於朝，爲易文資以旌異之。說者以端益之一立比狂瀾之砥柱，至今讀之，令人委靡之氣都盡。



殿中侍御史沈德侗

子濬附

沈畸字德侗，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擢監察御史。畸至臺，欲有所論建，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廳上，十事言花木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爲剴切，不報。進殿中侍御史，時蔡京與蘄州錢獄，欲陷章縉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鞫之，株逮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與御史蕭服往代京將啖，以顯仕，自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蘄，卽自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旣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使者持勅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濬泣訴乃止。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浙江提點刑獄王與正師愈

王師愈字與正，金華人。登紹興戊辰進士，初調建州崇安尉。母喪不行服，除歷官州縣。乾道中，召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召見言事，御札俾條奏，嘗稱之曰：王師



愈諫官御史才也尚書楊傑陰附執政欲督諸郡積逋以償內府貸銀師愈以爲罔上擾民持不可罷知饒州後除浙江提點刑獄丐祠卒師愈爲政仁恕而綱目整齊所至賑荒裕民聲績顯著皆卓可傳斥外二十年人皆以不究用爲恨

細高居士黃槐卿中輔

黃中輔字槐卿婺之義烏人讀書工文辭以奇節自負紹興中秦檜和議旣成日使士大夫歌頌太平之美但有言其奸者輒捕殺之中輔每對客言及時事必罵賊檜嘗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劍欲斬佞臣頭之句檜聞大怒踪跡不得而止居鄉每爲仇家所挾將發之會檜死乃免自號細高居士名其齋曰轉拙

吏部侍郎應仲實孟明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登隆興癸未進士歷官樂平縣丞以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次乞申嚴監司庇貪吏薦舉徇私情之禁帝嘉獎从之他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人



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諭之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宜悉意以聞。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顧謂講讀官曰：朕近得數人，應孟明其最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鄉郡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進直秘閣，知靖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廣西病於鹽法，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驛奏除之。光宗卽位，召爲吏部員外郎。累遷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寧宗立，拜太府卿，擢吏部侍郎。卒，贈少師。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倖進。韓侂胄遣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固却不從。士論以此重之。

吏部侍郎閻丘逢辰所

閻丘昕字逢辰，麗水人。爲婺州義烏令，有政績，薦授監察御史。累遷吏部侍郎，給事中。以敷文閣待制，知温州。時有薛某者，秦檜親黨也。居郡中，承檜密旨，俾造漆器。昕持正不從。薛怒，諷秦檜罷斥之。昕遂拂衣歸。昕嘗憤權臣專政，作周易二五君臣論，以排用事者。平生不殖產，至無宅可居。事聞，朝廷給宅賜之。太守馬光祖卽其



地建祠。扁曰清風。鄉人趙崇潔爲太常。陳乞請謚。太常  
博士趙崇璿議曰。孟子稱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  
之謂大丈夫。故得失寵辱皆浮雲飄瓦。若斯爲言官。爲  
給舍。爲選部。以獎庶靖。惜名器爲先務。故不爲權勢所  
撓。真無媿於孟子所謂大丈夫者矣。謚法臨官潔正曰  
清。一德不懈曰簡。請合二美。以易斯名。考功郎洪勳覆  
議曰。士有去百年而使人追思。所以表章。此其名節必  
有不可泯者。至如斯剛毅之氣。不可奪也。請如太常議  
奏。謚清簡。

### 湖北提舉胡子上升

胡升字子上。麗水人。博雅工文辭。初任彭澤丞。終湖北  
提舉。紹興初。郡將耿廷禧創譙門。委謨上梁文。并記刻  
石畢。以錢十萬。酒百壺餉之。辭曰。升雖貧。終不爲一譙  
門所鬻。邦人高之。

### 太府寺丞潘舜舉大臨

潘大臨字舜舉。松陽人。嘗以兩浙運司主管文字書攝  
温州。獲海寇五十人。閱其實。釋無辜者半。復以太府寺  
丞出權真州茶塩。時相丁大全使人諷之曰。有羨獻卽



受賞大臨曰吾一錢皆籍縣官羨餘何取大全怒馳代者夜半奪印去後知廣德軍

判潼州轉運王佐

王佐松陽人領鄉薦入太學尋補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言用兵開彙不可時韓侂胄欲藉此立功見策憤然諷御史胡紘劾佐狂妄出判潼州轉運司事佐蒞官政善人賴休息嘗作利州學記云聖人之道以修己治人為要而世方以道為偽以窮經明理為儒而時方以儒為黨是非出於一時公議定於萬世四川安撫使程松以為譏訕朝廷奏聞落職主管鴻禧觀歸之日單車就道篋惟衣冊而已

直秘閣林懿成季仲 弟叔豹附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登宣和第調婺州兵曹遷仁和令兵亂捍截有功改宣教郎高宗幸永嘉中丞趙鼎薦為臺官及鼎輔政累遷吏部郎面對乞重縣令之選且云願從陛下丐一令以自効臣承乏郎曹求為縣令似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重在即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縣令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



郎官出宰百里。請自臣始。尋除太常少卿。鼎罷相。亦出知泉州。鼎再相。奏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檢正。時秦檜主和議。季仲上疏。引夫差勾踐事。爭之。大忤檜意。罷去。久之。起知婺州。以直秘閣奉祠。優游田里。八年卒。弟叔豹。字德惠。以進士知慈谿。值金兵入鄞。姦民相挺作亂。叔豹捕戮首惡。邑賴以定。終江東轉運副使。

太常少卿胡季臯襄

胡襄字季臯。永嘉人。登紹興第。教授婺州。轉臨安。召克御史臺主簿。明年遷監察御史。監國子監秋試。時時相客某。方以魁選自期。及榜揭。乃溫人吳蘊。古客大怒。訴之時相。時相亦怒。亟擢鄭仲熊爲正言。仲熊卽劾之曰。自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致高第。今襄又爲之倡。欲使人人盡歸鼎之門。而後已。遂罷。隆興初。以王十朋薦。除江西提刑。召對。備言宣靖間事。臣實親見。豈惟廟謨外失。亦由人心內離。願陛下攬觀覆轍。備而後動。孝宗傾聽。除太常少



清正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三  
卿兼樞密都承旨左相陳俊卿雅相敬重襄每燕見必舉當世弊事與政所宜先者俊卿喜其助已益重之以疾求去除直徽猷閣江東提刑移福建卒襄早學於胡安國固已一出於正晚復交武夷朱氏由是體用浹洽本末純粹朱氏嘗語人曰永嘉前一輩人物究竟終別蓋指劉許以後及襄也

司農卿林正甫湜

林湜字正甫平陽人登紹興第調富陽尉以弭盜功改秩知晉江縣適造戰艦湜不忍斂民欲弃官去諸蕃寓居者義之咸助其後艦成而民不知秩滿空城攀留車不得行夜從間道去通判南劍州奏罷榷酒除監察御史以不阿比爲小人所忌爲殿試參詳官某士對策剴切湜擬爲第一不用及侍御史劉克祖下遷湜曰可以行矣遂出爲江西轉運判官歲捐科名之在漕司者數萬緡而漕計不虧歷太府司農卿韓侂胄擅權仇惡正士力請外進直龍圖閣致仕卒朱晦菴旣以黨斥士諱出其門湜獨執弟子禮不變君子以是重之

戶部侍郎馬會叔大同



馬大同字會叔建德人登紹興進士第自爲小官卽以剛介聞改秩除國子監簿對便殿上與語輒奏不然明日謂宰執曰夜來馬大同奏對朕與之辨論凡不然朕說者三氣節可嘉由是簡知孝廟有大用意後每對上輒陳恢復大計歷中外要官必求盡職以洗冤澤物爲已任所至雖遐僻童孺無不知大同名仕至戶部侍郎學者稱爲鶴山先生

資政殿大學士沈德之復

沈復字德之德清人紹興中進士爲太常主簿賜對便殿論古昔公卿身兼將相南巢之舉尹實視師東山之征周公專之漢之諸葛晉之杜預唐之李靖類皆儒者之傑出乃今士大夫口不談兵緩急孰可任用上悅除宗正丞歷官工部侍郎一日上問版曹財用幾何合催者幾何所用幾何虧差幾何復一一奏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次日問宰相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奏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爲遂特拜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時大臣專政同列咸媚承之復凝然中立每公會一指之外無他言有所論議



不爲少貶。復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荆南四川鎮江福州。所至風采聳然。卒謚簡肅。真德秀序其集。謂有古大臣蹇諤之風。

太府簿丘漢規何

丘何字漢規。遂安人。登乾道進士第。宰連江。有聲。部使者交薦。不自售。由是浮沈州縣。晚始登朝。監進奏院。遷太府簿。時方詆道學。世以道爲諱。上而廟廊獻納。下而庠序講集。絕口不言性命等字。雖六經孔孟語亦避之。何獨奏疏論中庸及皇極。偏黨之義。語意懇切。慶元丁

巳。將有事於南郊。太常缺卿丞肄儀。宰相以何名聞。遂攝卿行禮。自受誓戒。至飲福。細大無違。名聲驟起。方將超擢。而晨入署。舍暮還。傲邸不肯一謁。當路積二年。出守袁州卒。

起居舍人倪起萬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諸子。入上庠。月書龜列。學者宗之。登淳熙進士。議論文墨籍甚。開門授徒。戶外履滿。以縣最。擢御史。公饋不入門。私書不出國。退食蕭然。如山居。遷右正言。以言事忤大臣。除起居



清正  
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並兼侍講卒於位特贈右  
文殿修撰階朝奉大夫

兵部郎孫居敬

孫訥字居敬東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第三人累官太  
學正遷博士進監丞時京尹辱武學生不以其道訥抗  
疏爭之不報遂請外知漢陽軍六館之士悉出餞尋知  
黃州憲湖南所至皆有善政嘗書真實心地簡徑法門  
八字於座右仕終兵部郎官所著有畸庵集

刑部侍郎蔡行之幼學

子籥節範附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孝宗策士  
聞其才將置首列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  
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切直其言有曰或以虛譽惑  
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  
也允文等惡之遂得下第爲廣德軍教授入爲校書郎  
數論列時政韓侂胄不悅除提舉福建常平時朱熹居  
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  
八年有勸侂胄收召名士乃召爲吏部員外郎歷福建  
安撫使力求罷去奉祠而歸召爲權兵部尚書兼詹事



卒於官。謚文懿。幼學早以文名於時。而中年述作益窮  
根本。非關教化之失。由性情之正者。不道也。所著有年  
曆大事記。列傳舉要等書。子三。籥。節。範。而範最有名。守  
衢。化行山洞。卓有殊績。終於吏部侍郎。風力峻整。直已  
不阿。爲時名臣。





卷之五